

尼姑从军

李
夏



河

85
85-2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儿童中篇小说。书中记述了小尼姑慧灵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孩子成长为红军战士的曲折经历。故事亲切感人，引人入胜。

尾花：何有仑

尼 姑 从 军

李 夏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54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70册

统一书号 10302·25 定价 0.32 元

小尼姑怎么会当红军呢？这事儿可一点儿也不假。故事里的主人公如今还健在，已是鬓发如雪的老人啦。她和老伴住在大别山里的一个老红军干休所里。去年放暑假时，我们夏令营的小分队去访问了她。她姓周，我们喊她周奶奶。她望着我们这群红领巾，老花镜后边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嘴巴也合不拢了。她把自己种的炒得香喷喷的葵花籽、南瓜籽、花生、栗子端了出来，放在院子里桂花树下的石板上，让我们围坐在那儿剥着吃。她的老伴是一位残了一条腿的老头儿。他耳朵聋了，不多讲话，带着一脸慈祥的微笑，不停地给我们沏茶倒水。周奶奶坐在竹椅子上，她后边长着一簇高高的翠竹。她一手端着细磁茶杯，一手摇着芭蕉扇，望着对面黛青色的山影，沉思了一会儿，便对我们讲起她小时候当红军的事儿。

我八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三天三夜不睁眼，身上烧的烫人，两手把破枕头都抓烂了，嘴里还不停

地大惊小叫地说胡话。可把奶奶吓坏了。忙去请了巫婆给我看，又烧香，又烧纸，烟味儿把我呛得直咳嗽。我迷迷糊糊，听见奶奶磕着头祷告着：“天灵灵，地灵灵，保佑俺家的小灵灵……”

我的小名儿叫小灵。在我前面，有一个哥哥没有长大就死了。奶奶把我看成她的心尖尖，就象一个金铃儿，时时拴在她的心窝



里。

又过了两天，我的病情仍不见轻。爹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只罗汉竹长烟筒，不停嘴地吸。吸一阵，咳嗽一阵。他沙哑着嗓子对奶奶说：“唉，我看这孩子是难留住了，就别再费心了。”

“你胡扯么事哟！”奶奶一听就火了，对着爹爹叫起来，“这孩子就是我的命。她要是留不住，我就跟了她去。还不快去再把罗二娘请来，你存心不想让我活了。”

爹爹没敢吭声，就拖拖沓沓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去。

奶奶给我灌了两口水。在迷乱中，我忽然喊起娘来。

“娘，娘啊……”

娘是一年前死的。她是一位老篾匠的女儿，从小就会把长长的竹竿破成又软又细的篾子。她是有名的巧姑娘，会编竹筐、竹篓、竹篮、竹笠、竹席等，编的又结实又好看。我爹也是我外祖父的徒弟。娘和爹结婚后，就靠两双手艺过活。两人不分昼夜地破竹子，编竹器。爹编粗活，娘编细活。两人搭配的可好啦。每天早起，爹挑着竹器到八里外的金家寨去卖。家里的田土和竹林早叫地主杨梦庚霸占了，全家就吃

爹娘的那把篾刀和扁担呢。

那天晚上，爹上山背竹子歪了脚。第二天一早，娘便挑着一担竹器去金家寨赶集。娘虽说身子生得单细，但自小就和竹子打交道，走起山路来还是挺快的。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娘穿着自己织的柳条褂儿，戴着自己编的尖顶头笠。我闹着要跟她去赶集。她把我揽到怀里，给我梳着小辫儿。娘的手巧，给我扎的小辫儿又光溜又整齐。人家说，从女娃的头上可以看出娘的灵秀，一点儿也不假。平时，村里人都夸我的辫儿梳的好看，夸我的衣裳裁剪的合体，说我的眼睛长得和娘的一样亮。娘听说了，总是低头抿着嘴儿笑。娘说，她眼睛亮是竹叶子照的，山泉水洗的。我想，我从小爱钻到竹林里玩，爱 and 老水牛一块到河水里去洗澡；我的眼睛亮，当然也是竹叶子照的，山泉水洗的。娘是我的命根子，我是娘的眼珠子。娘最疼爱我了，从小拿我当小子养。她喊我总是叫我“爱灵——”事隔这么六七十年了，每逢我想起她来，脑子里还清晰记得她那清秀可亲的模样儿，耳边还会响起她喊“爱灵”又甜又细的声音。那天，娘给我梳好小辫儿，用她那柔软的巴掌，轻轻抿着我额上的刘海儿，说：“爱灵最听娘的话，好好在家跟着奶奶。娘去镇上卖了竹货，给小乖买两块桂花糕。回来时，我再从山上

给你摘一兜紫红紫红的山葡萄。”我说：“我不要山葡萄，我要桂花糕。”娘挑起竹器走了，走到院门口时还回过头来给我摆了一下手呢。谁知她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原来娘在金家寨街上卖竹器时，被大土豪杨梦庚碰上了。杨梦庚是老秀才出身，肚里有点文墨。表面上斯斯文文，一肚子坏点子。他上勾官府，下勾土匪，称霸山乡，无恶不作。这家伙一见我娘便生了歹心。他给“小马子”通了消息。“小马子”就是山里的土匪。土匪头子叫刘老末，他和杨梦庚早就有了勾结。当我娘卖了竹器回来时，路过喷雪崖，刘老末便带人把她截住了。他们把我娘绑住了手，塞住了嘴，准备晚上送给杨梦庚。可娘是个硬性子人，宁死不受辱。她一头跳下了喷雪崖。

娘死后，我们家就失去笑声。奶奶一天到晚，不是烧香拜菩萨，就是嘴里不停地祷告。她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爹变得象个木头人，一天不说一句话。不过有时发起脾气来，也真够吓人的。他学会了喝酒，有时还去街上赌钱，奶奶也不敢管他。我从小爱跑爱跳，爱和小伙伴们一起放牛唱山歌。娘一死，我就不再唱了。因为我唱的山歌大都是娘教给我的。娘活着的时候最喜爱竹子，所以，我一看见竹子就想起了娘。

奶奶把娘的一个旧褂儿改了改，让我穿，我也不穿。别说让我穿了，我一看见就想哭，就喊娘。奶奶说我的魂儿叫娘勾去了一半。她在菩萨面前，总是喊着娘的名字，说：“香兰呀，我知道你死的冤屈，菩萨保佑你。你不要挂念小灵灵了，让她安生跟着我吧……”

那时我年龄小，受了奶奶的感染，居然也信起菩萨神灵来。

那天，我正在迷迷糊糊地昏睡着，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喊“爱灵——”的声音，啊，这不是娘的声音吗？我忽地睁开眼来，应着：“哎，娘呀，是你叫我呀。”

这一下奶奶可慌了，她蹣着小脚忙跑过来，撩开破帐子，趴在我枕边颤声说：“乖灵灵，奶奶在这几，奶奶在这几。”

我透过木窗棂，看见外边晃着一枝竹影；再细一听，原来是一只百灵鸟儿在竹枝上叫。那叫声可真象母亲喊“爱灵”的声音。

奶奶一看我安静下来，并睁开了眼睛，用手试了试我的额头，长吁了口气，便又去菩萨面前祷告。

我望着窗外的竹影，神志立时清醒了许多。那簇翠竹是娘亲手栽下的。娘活着的时候，常坐在竹荫下破竹篾，编竹器。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哼山歌。娘会的山歌可多啦，正如她自己唱的：

丫丫葫芦丫丫油，
我的山歌在里头。
唱了十天搭八夜，
从春一直唱到秋，
摇摇还有半葫芦。

她还爱唱穷人受苦的歌儿，有两首是这样唱的：

大椒没有不辣人，
财主没有不贪心。
春天放债驴打滚，
秋天连人一口吞。

两头蛇儿共个身，
衙门财主一个人。
衙门财主一把锯，
锯得穷人血淋淋。

这两首歌儿把当时的黑暗社会给活活画出来了。大别山本来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但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却过着极端困苦的日子。这里的山林田土绝大部分被地主霸占着。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每年除向地主交纳一半以上的租课外，还要预付租种押金，交纳鸡、鸭、鱼、肉、油、柴等名目繁多的小课。农民身上的债务，象毒蛇缠身一样可怕。苛捐杂

税比牛毛还多。什么人丁税，门牌税，灶头税，拉屎撒尿还要缴税哩。高利贷名目更多。什么春借秋还，早借晚还，本加息还；还有什么月月红、利滚利；再加上地方恶棍土匪的抢掠敲诈，广大劳苦群众家贫如洗，日子象油煎火煮一样难熬。

我们那个村子叫斑竹园。村子四周是翠绿的竹园。村里的几十户人家被遮掩在绿云彩一样的竹影里。夏天一走进村里，绿荫生凉，身上的汗水就消失了。冬天的时候，竹枝上披着雪花，高高地挺立着，更增添了精神。可这些竹林，都属地主所有。我爹我娘一年到头编竹器，春天只能吃苦菜、花二菜；夏秋时，吃橡籽、橡粉、野麻根。过年过节，连腥也闻不见。我天天盼着，爹娘赶集回来能给我捎来一块桂花糕。桂花糕没吃上，娘反而被“豺狼”吃了。

我恨财主，恨恶霸，恨土匪，恨那不合理的世道，可谁能来解救我们呢。奶奶每天拜菩萨，菩萨能救我们吗？菩萨能让我的病好吗？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吃上白米饭、桂花糕？什么时候这田土、竹林变成我们自己的？什么时候我也能象那竹林里的小鸟儿，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唱歌呢？

不幸的事儿又发生了。

那天爹出门后，没有去请罗二娘。他去酒铺里借

了几块钱，打算背我去金家寨找先生看病。刚出门，顶头碰上杨梦庚的狗腿子臭嘴二。臭嘴二从肉铺的汤锅里掂出一块狗骨头，非要爹打酒喝不可。爹开始不理睬，臭嘴二缠住不放。这家伙是个大赖皮，闻屁精，平时人们都躲着他。爹被他缠不过，便打酒和他喝起来。三喝两喝，他把爹灌醉了。爹衣兜里刚借来的钱全被他掏走了。爹酒醒后，又恨又悔，回到家里便发起了疯。

奶奶一看爹身上滚满了泥土，两只眼睛红得吓人，知道他在街上喝了酒，脸上飘起痛苦的阴影，正想上前劝劝他。不料，爹爹从破桌上抓起那把破竹子的篾刀，瞪着发直的眼睛嘶喊着：“不活啦！不活啦！都一起死了，干净！痛快！”他喊叫着，举起篾刀向我刺来。我在惊吓中，双手一捂眼睛尖叫了一声。奶奶忙扑到我身上护挡，篾刀一下子刺在奶奶的手上，把奶奶的手掌都穿透了。奶奶用头抵住爹的胸脯，哭着骂着：“你个没良心的，娘生你白熬了一灯油，白把你养活大。你在外头灌够了猴尿，回来就朝孩子身上下毒手。你还嫌孩子死的慢呀？！扎吧，要死你先把我的扎死！等我死过了，你们再死！”

奶奶哭着，两手抓着带血的篾刀，朝自己胸口上乱扎。我哇哇大哭起来：“奶奶，奶奶，你可不能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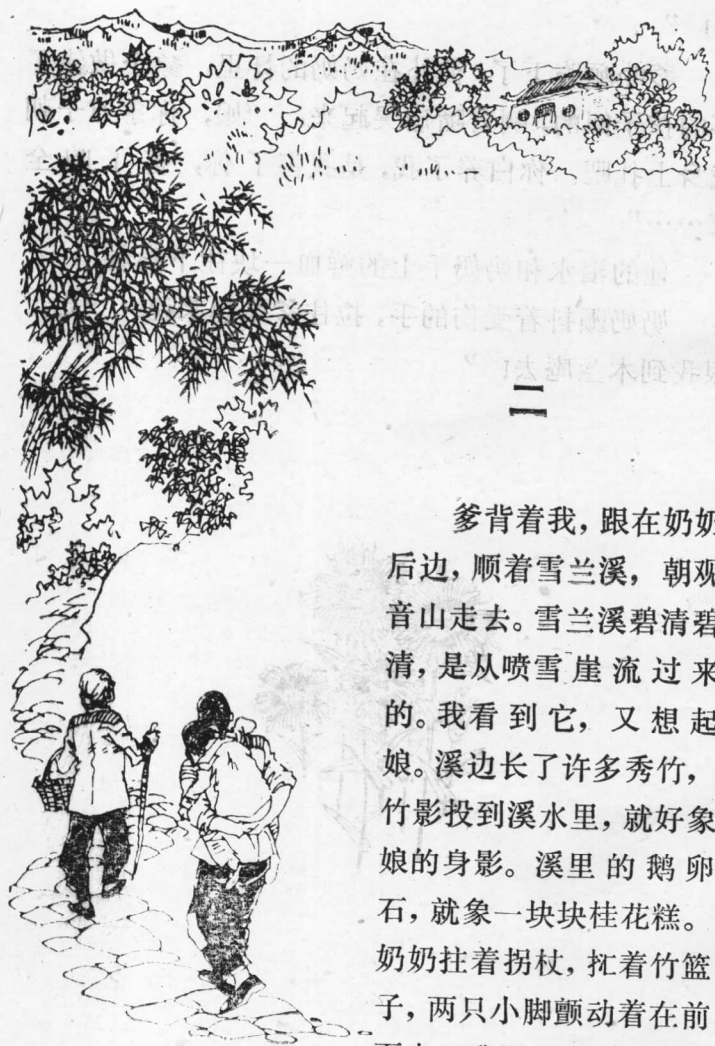
啊！”

爹卟嗵跪下了，他扑在奶奶的怀里，象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咧着嘴痛哭起来：“娘，你拿刀子朝我身上扎吧。你白养了我，是我害了你，害了咱全家……”

他的泪水和奶奶手上的鲜血一块往下滴着。

奶奶颤抖着受伤的手，拉住爹站起来说：“走，跟我到木兰庵去！”





二

爹背着，跟在奶奶后边，顺着雪兰溪，朝观音山走去。雪兰溪碧清碧清，是从喷雪崖流过来的。我看到它，又想起娘。溪边长了许多秀竹，竹影投到溪水里，就好象娘的身影。溪里的鹅卵石，就象一块块桂花糕。奶奶拄着拐杖，扛着竹篮子，两只小脚颤动着在前面走；我趴在爹的宽宽

的脊背上跟在后面。我望着那道弯弯的小溪，觉得不是去拜菩萨，而是去寻找我娘。

这地方有山就有庙，最大的庙宇是金刚台的铁瓦寺。我们去的地方是木兰庵。木兰庵座落在观音山的半山坡上，被一片茂密的翠竹簇拥着。院子里有一簇很高很高的毛竹，还有一株很古老的白果树。庵室里供着南海观音菩萨。

我那时还小，只听说过这里是尼姑住的地方。尼姑就是女和尚。她们吃了饭没事干，就住在这里念经敬菩萨。爹爹把我背到这里后，我昏昏沉沉，眼花缭乱，手脚冰凉，身子缩成一团。奶奶从竹篮里取出香、烛，点着供在菩萨面前，就跪在蒲团上叩起头来。爹爹扶着我跪在旁边。奶奶磕头时，他也磕，并朝下按着我的头。我已病了好几天，刚磕了两下，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我记得，供桌旁边好象站着一位小尼姑，也是面黄饥瘦的样子。一见我们磕头，她就有气无力地敲了几下木鱼儿。她一看我瘫倒在地上，便惊慌地跑过来拉我。奶奶小声给她说了几句话，小尼姑就跑走了。不一会儿，一位老尼姑走了出来。那位小尼姑恭恭敬敬地跟在后边。奶奶忙上前施了礼。那老尼姑眯着眼，两手合十，念了句“阿弥陀佛！”

奶奶对她讲了我的病情，又小声对她叽咕了一阵。那位老尼姑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走到我跟前，仔细打量我一番，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我的手，点了点头，然后跪在菩萨面前念起什么经来。奶奶和爹爹架着我又跪在那儿。老尼姑念过之后，又向菩萨磕了头。奶奶和爹爹让我给老尼姑磕头，我就磕了。

当爹爹把我背出庵门后，我还不知道，奶奶已把我许给了庵里，菩萨要是能保佑我的病好，一年之后，就把我送到这里当尼姑。就这样，我好象做了一场梦，在菩萨跟前定了终身。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心里难受极了。在回家的途中，我在爹的背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进村的时候，被一阵小锣声惊醒。我睁眼一看，在竹林边的一棵木梓树下，围着一圈人。一位穿长衫的青年人领着一群学生又敲锣又打竹板。地上放了个大席片儿，上面摆着大大小小的纸包包。

一位比我大三、四岁的男娃子敲着小镗锣，唱道：

“腊月有个腊月八，
老老少少笑哈哈。
辛辛苦苦干一年，
野菜山楂老南瓜。

咱也种着好田地，
金黄稻谷齐刷刷。
要问稻米哪里去？
统统进了财主家……”

他刚唱了，另一位女孩子一手打着竹板，一手拿着小纸包，也唱起来：

小小钢针亮又亮，
赛过赵云小银枪。
虽说不是无价宝，
家家户户离不了。
乡亲拿回几支针，
补补您的开花袄……”

奶奶站住了。爹说：“卖针的，咱走吧……”正说走，忽然那穿长衫的青年指着席片上的纸包包唱道：

“别看这草药不值钱，
人间百病能治全。
草药单治穷人病，
不信你们试试看……”

爹爹一听又站住了。那位穿长衫的青年走过来，亲切地说：“这位大叔，你身上背的这位小妹这么黄瘦？”

爹说：“她有病。”

那位青年说：“来，让我给她看看好吗？”

奶奶拦住说：“不用，方才已经看过了。”

“在哪儿看的？”

爹回头朝木兰庵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位青年呵呵笑道：“哦，是去拜观音菩萨了。

阿婆，观音是治不了小妹的病的，给她吃点草药才行。”

奶奶很不高兴地把脸扭向一边。

爹爹怀疑地问：“你们是……”

“我是笔架山农校的老师。我姓占，叫占春堂。

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学生。我们上山采了一些草药，又换了一些针线，下乡为穷乡亲们办点好事儿。这些草药都是不花钱的。”这位占老师说着，轻轻掰开我的眼皮看了看，又看了看我的掌心。说我是患了啥子肝炎。他包了几包草药，递给我奶奶。“这孩子可不敢再耽误了，回去把这草药熬熬给她喝。”

他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说过几天要来看望我。

奶奶半信半疑，木呆呆地望着这位老师。直到这位占老师送给她一包针线，她脸上才露出一丝笑纹儿，嘴里喃喃道：“噢，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

那位占老师还说，等我的病好了，让我爹送我去